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金川 第三十二回 平金川功臣受爵 證因果國法特伸

且說年大將軍追了羅卜藏丹津一陣之後，見無蹤跡，即行回師。一面八百里紅旗報捷，一面把金川一帶地方應辦善後事宜，都辦到停妥。又在金川城內設將軍一員，總兵兩員，其餘副將以下等官數十名，分四處扼守，留兵一萬二千名在彼駐守。將這情形奏知朝廷，俱蒙允准，然後班師。計收金川地方互八千餘里，斜二千餘里，戶口五兆有零。自出師之日起，至成功之日止計，為時不過一年零六個月。雍正二年十一月朔日，年大將軍與岳將軍統領全軍班師回國，一路北風凜凜，瑞雪紛紛，經過爭戰的地方，死屍遍野，碧血成渠。年大將軍問軍政司道：「此次交兵，共斬獲多少人馬？」軍政司把功勞簿算了一回道：「計陣上殺死的三十六萬七千餘名，投降之後殺死的一十四萬八千餘名，屠城殺死的計五十九萬一千餘名。」大將軍捋須微笑道：「我不辯殺了這許多人。」臘月底來到甘肅，已接到聖旨，敘功封爵：

撫遠大將軍年廣堯賞戴三眼花翎，封一等公爵。

奮威將軍岳鍾琪賞戴雙眼花翎，封一等侯爵。

軍師張仁謀賜翰林院編修，升內閣大學士；封二等輕車都尉世職。

參謀南國泰特授欽天監監正，頭品頂戴，賞戴花翎，封二等輕車都尉世職。

提督陳國亮賞戴花翎，封一等輕車都尉世職。

提督陸景雲賞戴花翎，封一等輕車都尉世職。

副將徐元杖賞戴花翎，免補總鎮，擢升提督，封騎都尉世職。

參將福興賞戴花翎，擢升湖南提督，封二等輕車都尉世職。

總兵瞿德明賞戴花翎，即升提督，封騎都尉世職。

都司何長慶賞戴藍翎，免補參將，擢升總兵，封雲騎尉世職。

其餘各官及兵卒等升官賞賚有差。另陣亡的各將，如先鋒餘元慶，游擊方國梁，都司江長裕等，俱交部優恤。年、岳二公又奏：「初徵金川時，賊人屢施妖術，抗拒王師，幸蒙禪頭和尚、雲穀子兩師協助，得以驅除妖術。今兩人品高行潔，不受爵祿，乞恩遙加封號，以答師功為荷。」朝廷允奏，遙封禪頭和尚為正覺大禪師，雲穀子為悟道真人。年、岳二公自封爵之後，朝廷即命年公為陝甘總督，岳公為陝西提督。這岳公後來做到大將軍，加封一等公爵，建立許多功業，為本朝一個名臣，其子岳濬年未三十，即做了山東巡撫，大為世宗所賞識，此是後話不表。

再說年公自平定金川回朝，總督陝甘事務，不覺時常精神恍惚，夜中時見鬼魔，一夜口渴，叫從人取過茶來解渴，那茶一進口內，覺著有些血腥，把茶在火光下一看，卻是一杯熱血。年公大怒，一腳把那從人踢死，再叫換過茶來，茶上口時仍是血腥，年公又將茶一看，卻又是一杯熱血。年公大叫一聲，把茶丟去，氣昏在地。直到半個時辰，方才蘇轉。又一日，年公宴客，飲得半酣，客已漸散。忽聞杯盤中腥臭異常，取來一看，所有盤內盡是肉肉。年公大怒，審問廚子，眾廚子皆說不知。那未散的賓客勸道：「我們方才吃得好好的肉，何以忽然變出人肉來？此等事大人不必責罰廚子罷。」年公想了一想，知是怪異，遂不追究了。

又一日，年公看畢公事，正覺閒暇，來到署後花園中遊玩。其時百花齊放，鮮妍非凡，忽見各花都變成人頭模樣，忽然漸漸長大起來，口眼耳鼻俱能活動。侍從人等看見，俱嚇得倒退。年公卻不畏懼，隨手取了一枝木棍，剛想打去，不料一陣風起，那花上人頭都奔年公面前，口稱冤枉，越吹越多，堆在年公面前，不下百千萬個。年公大驚，登時昏暈倒地。左右從人忙來扶掖回房，急取薑湯灌下，方才醒來。從此年公合眼時便見人頭，夫人等苦勸年公廣延有道行的僧道，做一羅天大醮，以慰冤魂，且消了自己罪孽。年公喝道：「我奉天子命，往徵不庭，順我者生，逆我者死，若像你婦人家假仁假義，如何掌得兵權，南征北討呢？那些冤魂既要來報仇，就做三萬六千日功德也是沒用。」夫人見勸他不聽，只得暗中托人在陝西省城無量寺中，做了一場七七四十九日的羅天大醮。醮事完後，果然年公不甚見鬼怪了。家人等頗覺欣慰。

到了雍正四年正月朔日，各省督撫例須恭繕紅摺，奏賀聖禧。年公也隨例奏上摺子，摺內剛要用「朝乾夕惕」四字，只因平仄不協，便改用了「夕惕朝乾」，皇上看了大怒，說摺內他倒用「夕惕朝乾」，有意譏嘲，登時傳旨申斥，並說他殺戮過重，所以精神恍惚。此等昏憤之人，斷難膺此兼圻，即調做杭州將軍，毋庸來京陛見，即赴新任。

再說年公自接讀聖旨之後，調為杭州將軍，便帶同家屬赴任。來到清江浦，須要繕摺謝恩。想到前次奏章得罪聖上，因是出於幕友之手，今必鄭重其事，更加恭敬，親自起稿繕寫，誠恐他人筆墨有誤。看官須知，年公文章筆墨，原是超越當世，豈知殺戮過重，暗中如有鬼使神差，把「恭謝天恩」四字，誤寫了「恭候聖旨」四字。你想，皇上既命他調補杭州將軍，這「恭候聖旨」四字，如何用得著呢？豈不是藐視前次的聖旨麼？這奏章發後，年公那裡知覺，不日來到杭州，擇吉接印。

升堂甫畢，忽見轅門巡捕官上前稟道：「轅門外有一個和尚，要稟見大人。」年公不覺思疑，便命傳他進來。巡捕官出來道：「大人令你進去。」那和尚道：「須要你大人親自出來迎接的。」巡捕又到年公面前稟道：「這和尚須要大人親自出迎。」年公恍然道：「這和尚是禪頭的麼？」巡捕官稟道：「正是。」年公即令傳點開門，出外迎接。一見正是禪頭和尚，便道：「弟子久慕函丈，日夜思懷，今得降臨，真是萬幸。請師父前行，弟子步隨。」禪頭和尚便挽手而進，來到花廳上，年公行過師生之禮，然後坐下。禪頭和尚道：「欣聞賢契成了大功，光榮已極，今日特來拜賀。」年公道：「此都是師父所賜，門生何敢邀功。前日陣上曾蒙多多賜教弟子，已奏明聖上，遙加封號，未卜師父先知否。」禪頭和尚道：「我輩乃是出家之人，並不以功名為念，雖承賢契美意，倒不如省事的為妙。請退左右，我有一言相告。」年公即喝退左右：「請問師父有何指教？」禪頭和尚道：「我觀賢契氣色不佳，恐於三日內防有不測。目下大功已就，未知可願隨為師歸隱否？」

年公道：「不瞞師父說，前月一時誤寫奏摺，已經奉旨申斥，特調到此。今自韜光養晦，安守職分，諒朝廷當念我前功，不致再行加罪。但隨師修行，本契下懷，爭奈上有嚴親，下有妻孥，不忍一旦拋棄，追隨函丈，還祈原諒。」禪頭和尚心想：年公不上三日，必有殺身之禍，猶自恃其功高，執迷不悟，此真是理數難逃。又復苦勸，終是不聽，長歎一聲，即行告別，年公再三苦留不住，只得任他去了。

再說皇上看了年公奏摺，龍顏大怒，以為有意藐視朝廷，期下旨令拿年廣堯來京。不數日，差官已到杭州，宣讀聖旨，年公不知何故，及細細打聽，方知又被誤寫奏章所致，便長歎一聲道：「悔不聽吾師之言，致有今日。」到此方解從前偈語，指示朝夕倒置之事。自知定難免死，遂將一切家務托與兄弟年希堯，自隨差官押解進京，下在刑部待議。那時朝中御史備上奏章，有奏年廣堯擅殺降卒者，有奏年廣堯跋扈不臣者，有奏年廣堯藐視朝廷者，皇上大發雷霆，著刑部嚴訊。年公足足認了二十四件的罪名，都是要殺不赦的，於是照大逆不道的刑法，在京都菜市口棄市。

受刑之夜，有一個乞丐在菜市口路邊歇宿。夜半，忽聽見人聲嘈雜，睜眼看時，只見許多牛頭馬面的人，在路邊站著說話，有一個老者向眾人問道：「今日眾位辛苦了。」那牛頭馬面的說道：「不料這犯人如此凶橫。」老者道：「他是星君，焉得不兇橫。」牛頭馬面的說道：「不信，那有星君押入畜類道中而去。」老者道：「你們有所不知，這年廣堯他是天狗星下凡，去應金川劫數的。不料他忘卻本來，殺戮過重，以致冤氣沖天，閻皇特把他打入畜類道中，消消眾人的冤氣。將來罪孽滿後，自當歸位的。」乞丐不覺咳嗽一聲，那些鬼怪都不見了。

看官，這平金川故事都說完了，其中事實是耶，非耶，都是做書的祖宗傳說下來，明眼人諒必知之。惟年廣堯的故事及他的報

應的事實，別書也曾提及，並非在下杜撰，諒不能瞞過看官的了。正是：  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